

26 刊叢學文新國中

集選自華彩段

行印司公業事化文明黎

段彩華自選集

翻版
印權
必所
究有

中國新文學叢刊 25

著者：段	彩	華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永裕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西昌街一六八號		
發行所：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一號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		
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		
定價：精裝：七元 平裝：四元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元月初版		
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臺業字第一八五號		







夢話三則

愛是万物生之不息的原動力。

牆為真理而造，門為謠言而開。

我們一直都在期望一個理想的世界出現，從我們的祖先到現在，那個世界卻從未出現，因為我們是人。

國與國間的關係是：昨日之友今日之敵，今日之敵明日之友，明日之友後日之敵。

自己誇自己好，就是在罵自己。

殷彩華自擬自題 63.10.11

作品書目

類別	書名	出版日期	出版社名稱	版數	後面序	後記	發行版數
小說	幕後	一九五一・一〇	文藝創作出版社	三二開	七九	有	初版
	神井	一九六四・五	大業書店	四〇開	三一九	有	再版
	山林的子孫	一九六九・六	幼獅書店	三二開	三三〇	無	初版
	雪地獵熊	一九六九・九	三民書局	四〇開	二三三	有	三版
	五個少年犯	一九六九・一二	白馬出版社	四〇開	二二〇	有	初版
	鷺鷥之鄉	一九七一・五	陸軍出版社	四〇開	一五六	無	初版
	花彫宴	一九七四・七	華欣文化事業中心	三二開	一七九	無	初版

目 錄

素描	生活照片	手跡	年表	黃色鳥	孩子和狼	毛驢上坡	小孩求雨	九龍崖	插槍的枯樹
			一	三	元	叁	叁	七	七

作品書目	山崩	女人	紅色花籃	壽衣	玩偶	星光下的墓地	狂妄的大尉	無門草屋	鋼絲空盪	門框	病厄的河
	二五	二四	三五	三三	二七	三一	一五	一五	一五	九	八

年表

民國二十二年農曆正月十八日酉時降生於江蘇省宿遷縣新安鎮。

二十六年冬季，隨家人逃難往鄉下，是因日本鬼子作亂。

二十八年秋季，回到家中，進小學一年級。

三十三年冬季，父親段孝庭病逝。

三十四年夏季，小學畢業。

三十五年春季，因共匪作亂，逃往徐州，就讀於徐州建國中學。

三十七年夏季，初中畢業。秋季，進入徐州市立中學高中一年級就讀。

三十七年十一月，隨山東第三聯合中學流浪，離開徐州。

三十七年十二月，隨山東第三聯合中學遷至湖南省衡山縣、霞流市、李家大屋居住。

三十八年五月，隨堂兄段彩祥和同學們於長沙從軍，隨卽來臺。

三十八年六月，因年齡只有十五歲，被調往幼年兵連受訓，是時地點在臺南第二中學校。

四十年，幼年兵連擴充成幼年兵訓練總隊，駐於臺南三分子營房。在這一段時間裏，不斷練

習寫作，於八月十四日完成處女作中篇小說「幕後」。旋即發表於「文藝創作」。

四十一年五月，「幕後」獲得中華文藝獎金中篇小說第三獎。

四十二年春，幼年兵訓練總隊奉命解散。我卽調往「精忠報」社服務，擔任校對。

四十八年秋季，晉升少尉，調往陸總部副官處書刊中心書庫，擔任書庫管理員。

五十一年秋季，因服役期滿退役，專門從事寫作。

六十一年三月，結婚。

黃色鳥

磨盤在眼前轉，我的頭暈眩了。驢子的蹄聲得得，肚毛上套繩鬆了一個扣兒，我也不去緊它，由牠在走道上圍着磨子轉，把上面的那塊圓青石拉得轟轟響。混身軟軟的，我只想拉一張蓆子，鋪在槐樹底下，仰着臉睡。幹嗎要讓驢子一圈一圈的走？兩萬里都有了，還在原地方。幹嗎要拿着勺子朝磨眼裏添麥？二十石都多了，籤筒大的眼子裏還是沒有東西。呵欠打過以後，驢背經過窗子時就分不清哪是窗格哪是驢，外面樹上的知了叫，比磨聲更遙遠了。滿屋簷的冰凌凌，一根一根化成水，朝我的嘴裏滴。正覺着週身涼爽哩，一把蒲扇把我打醒。

「驢蒙眼子掉在地上了，連麵加麸子給吃了一溜，你的眼神呢？」磨坊主人扭我的耳朵說。驢子站在牆拐角，嘴唇還在動。地面不顫巍巍的晃了，屋子靜得針掉在地上三根，不會聽成

兩根，顯得主人發脾氣的聲音更大。

「我一直想用手撐眼皮的呀！」我說：「一直想撐眼皮的呀！左手撐左眼睛，右手撐右眼睛。」

「磨裏也早就捱乾了，青石粉從周遭撒下來，你沒添一粒麥。」磨坊主人接着說。我剛護住耳朵，他的巴掌卻打上後腦勺。「這種麵怎麼能擺出去？人家不知道的，還以為我在裏面摻假哩！」

我忍着眼淚不朝下淌，繞過磨道，鑽到驢肚子底下去拾麥稭編的驢蒙眼子。牲口的蹄子彈動幾下，沒有踢着我。頭朝上揚揚，想掙脫脖子上的夾棍，驢蒙眼子還是給他戴上了。主人一面拿笊帚，從磨盤下掃下麵和青石粉，臉還掛搭着。我從繩扣兒和指頭縫裏看他，嘴角扭出疙瘩，白眼珠都變成紅的。

「別假裝勤快，今天就給我過河吧！」他又摔下笊帚說：「鋪蓋那一捲兒，怎麼扛來怎麼扛去，這個月的工錢，我會交給你媽媽。」

「二大爺，」我掉下肩膀，苦着臉說：「我把繩扣兒拴好了，你試試，這一回緊緊的。」

「過河吧！」他瞪了我一眼：「怎麼來，怎麼去！」

「沒有船，」我說：「河裏漲水了。」

「我才從河西回來，脫鞋子都能走過去。」他彷彿下了狠心。「破着我看七天磨，第八天，頂多第八天就會有人來替你。」

「替我嗎？」

「是的。」

「替你！」我大聲說：「替你自己！我再也不要看磨，羅麵，篩麥麸子了！」

他氣得臉發青，攔下蒲扇過來抓我。連鋪蓋捲兒也不要，我衝出磨坊，跑過十幾戶人家，聽見後面還有罵聲，提着鞋子走進河水。兩條腿酸酸的，喘氣比桶還粗，額角和身上卻沒有冒汗。水底下是誰的臉呀？有魚在眉毛和鼻子上劃過去。我揮揮腮幫上的麵渣子，白的落光了，從底下露出瘡黃的顏色，那真是我嗎？河水再綠再藍，總掩不住那份黃，是什麼人給我塗上這層蠟呢？又有水草從鼻樑上流過，大片的漂來，擋住一小會兒。我抄起水洗了又洗，洗了又洗……

姐姐和莊子裏的女人，在河那邊用木棍捶衣裳。撲通！撲通！河兩岸都被她們捶得沒有一分寧靜了。我淌水淌到河中，把鞋塞在褲腰帶上，兩隻手捲起褲角，仰起臉歇一歇，覺得天有點轉，就心會倒在水波裏。

「那不是小鹿嗎？」姐姐在河那邊看見了，停下洗衣棍，轉臉問旁邊的女人。四五個頭髮向水裏掛搭的，都直起腰來。

「是我啊，姐姐。」我扯長聲音叫：「快脫腳下來吧，扶我一把。」

「你自己沒長腿嗎？」她沒好氣的說：「水只有膝蓋深，淹不着人，不會把你冲到海裏。」

「我剛才跑一陣，再也走不動了。」我央求着說：「真的呀！真的呀！」

「能跑得動，更能走得動。」姐姐說：「沒有誰過河過一半，長年留在河中央的。」

「腿好酸喲，好酸喲，死也不想走了。」我嘟囔着說，那些女人哈哈笑起來。

「都十三四歲了，」姐姐說，又揮動洗衣棍。「是誰慣的你！」

回到家裏，看見媽媽搭起竹竿曬衣裳。紅的、藍的、綠色帶白方格的，衣襟前面繡花的……什麼花色的褂褲都有，就是沒有媽媽身上那件手肘肩膀打着補釘的。院子這一角到那一角扯着繩子，和竹竿成斜岔花，也晾滿衣裳。她轉到竿子那邊，臉被剛理開的衣裳擋住，我輕輕走到屋裏，沒讓她看見，倒在床上就睡。天塌我也不管了，地裂一條縫，把我陷下去更好。一些蚊子從暗處飛來，叮得人生疼，手打着打着，再不願動彈。我又夢見雪山一個峯尖一個峯尖朝下迸，順着陡坡滾到底下，沒有聲音的往我身上埋。臉上挨了耳刮子，我慢慢坐起，夢都碎成一片片了，才看清媽媽叉着腰站在床前，外間攔着沒解開的鋪蓋捲兒。在河東沒趕上我的磨坊主人，敢情在我睡熟後來過了。

「不能怪我呀！那個糟老頭子嚼的什麼舌？」我用膀子擋住臉，低聲的嚷：「不能聽他瞎

說！」

「好容易托的人，賣好大面子，人家磨坊才答應收下你。」媽媽沒有流眼淚，卻帶着哭聲說：「幹了還不到半年，給人攆回來了。磨坊主人氣得混身亂顫，我到處找你，找不着，還以為跳井上吊了呢，卻倒在床上挺尸！」她抓住我的膀子，好結實喲，掙都掙不動，手指像挖進肉裏，把我朝外間拖。「今天不捶你一頓，往後也難到河東去，沒的叫人家指着笑我！」

門後就有棍子，媽媽抄在手裏，在我的腳拐骨上敲一下。疼得我蹲下去，摸着腳拐骨，一隻路膊在上面彎曲想搗棍子，臉和下巴上仰，門外正好有陽光晒進來，媽媽的棍子舉得更高，眼睛霎了幾下，閃過一絲異樣的神情，手腕卻軟了。我的眼淚掉下來，抽搭着肩膀，媽媽扔下棍子，把我拉到門口去，站在晒衣繩和竹竿的空檔裏。

「臉仰起來。」她說。

眼淚滾到嘴裏，喉嚨抽咽着，愈覺得天都要轉了，衣裳沒有風，卻在竿上搖擺，我說：

「我不！我不！」

「乖孩子，我知道了，那不是你的錯。抬起來，我不會打你。」

我的臉迎向太陽，覺得腮幫上熱熱的。

「你真是小鹿嗎？」媽媽搖着頭問。

「真是我呀，真是我呀。」

「臉怎麼成了一面鏡子，照人影呢？」他顫聲的說，用手指撐開我的上眼皮。「老天爺啊，連眼珠子都黃了，怎會不害在我身上，害在你身上呢？」

「我怎麼了？我怎麼了？」

她轉身到裏間，我才用袖口擦眼淚。等她從屋裏再出來，頭上紮好青布包頭，額角的皺紋更多了，滿臉憂愁的說：

「要真是的，不能拖呀，媽帶你看醫生去。」

「我沒害什麼，我不想吃藥！」

「走路有勁沒有勁？」

「混身酸軟，怕動彈。」

「那就更對了。還有呢？」

「天天都是那樣，覺總不夠睡，頭老是昏昏沉沉。」

「更對了。」

「還是讓我躺在床上，睡一覺包好。」

「要真染上了，越睡頭越沉呀！莊北頭的毛先生，專治這種病的。」